

当“开卷”演变成“开光”、快餐式阅读淹没经典书香，如何开卷有益？考验人们智慧。而创新阅读方式的“真人图书馆”在重庆受到大学生热捧，似乎为碎片化阅读，找到了一把开启新阅读之门的钥匙——

“真人书”破碎片阅读治愈药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冉臻 黄蓉

近段时间来，一种名为“真人图书馆”的崭新阅读方式风靡重庆各大高校。暑假中，在重庆工商大学校园里，旅美重庆籍作家红尘作为“真人图书”供学生们阅览。

“现在泡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少，大家似乎更愿意拿着手机阅读，可不可以有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不但形式新、内容也很新，这样更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呢？”她说。

《工人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阅读红尘这本“真人书”的书友里三层外三层。红尘讲述了自己行走美国、印度、尼泊尔等等的经历，分享她担任国际志愿者的感触，也介绍了边行边走写作的感悟。随后书友们通过提问等方式与她交流，气氛轻松热烈。一些书友告诉记者，阅读红尘这本“真人书”，感受到了热情和坚持的力量。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开卷所带来的享受，不光是书中真知，还包含着淡淡的墨香与优美的版式。但随着商业时代的发展，多数人由“开卷”变成了“开光”——用电子产品进行碎片化阅读。不少人无奈地表示：“青灯黄卷的读书方式一去不返，手机、电脑却常伴左右，功利化的阅读需求淹没了沉淀数千年的传统经典，可悲啊！”而“真人图书馆”被热捧，似乎为治愈碎片阅读找到了一把开启深层阅读之门的钥匙。

不求甚解的阅读令人忧

“快餐文化所带来的浅阅读和碎片阅读，正冲击着传统阅读方式。”在采访中，不少市民这样对记者说。

据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第20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较2013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56本，与2013年的4.77本相比，减少了0.21本。



阅读真人 轻抚音韵

针对这一数据，《工人日报》记者通过走访重庆的几大高校，以及在沙坪坝、观音桥等人流量较大的地区进行现场调查，深感现状不容乐观。

就读于重庆理工大学的小代同学，热衷于用电子产品看书，而每周用于阅读纸质书籍的时间却很少。小代说：“我觉得看电子书籍并不是什么坏事，同样是看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快，用电子设备看书比纸质书籍要来的简单方便多了。”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小代同学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例。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接受采访的大部分同学，都表示自己更喜欢用电子设备进行阅读。其中，来自工商大学的小孙同学告诉记者，“我现在一般都不会到图书馆，如果是资料方面的书籍就会到图书馆去，像小说一类的都会在手机或者网上看，去图书馆太麻烦了”。

记者还发现，在这些接受采访的同学中，大部分对用电子产品阅读过的内容没有深刻的印象，西南大学的小陈同学在面对记者有关阅读内容的提问时表示，“要问细节内容我真的有点记不清，毕竟是在抽空的时候读的，而且在阅读时容易被电子设备的其他应用打断，所以可能记不清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但是大体内容我还是可以记住。”

“这种阅读实质上就是碎片式阅读和浅阅读，大众观看后留下印象也是正常的，这也是我们倡议大众回归到传统阅读方式的原因。”戴馆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系统的阅读有助于产生自己的思考，整合

知识和信息，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表达的观点。

记者在书店看《金史》时，邻座的一位大学生不解地问道：“文言文多生涩啊，能看懂？即使看懂能有多大用处？”在记者看来，中国这么厚重的历史文化总要有人了解并传承下去。”那位大学生却说道：“现在谁还给你时间‘厚积’？”这让记者无言以对。

记者在连日来的调查中发现，不少人都因为传统阅读不能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知识需求，所以放弃。家住南坪的秦小姐对记者说：“我也知道纸质阅读更好，可是条件不允许啊，上班这么忙，人难免会显得很浮躁。一是没有时间看，二是也没有心情去慢慢品读。”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的周同学也表示，“自己学业繁忙，平时看电子书都是抽空闲时间。”

还有不少市民表示，“现代商业社会是快餐文化的存在土壤，我们不能改变就只有顺从了。”

书香回归任重道远

为了让学生回归传统“青灯黄卷”式的阅读习惯，重庆工商大学在暑期举办了一场“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了著名旅行作家——红尘，以她的旅行经历为蓝本，作为一本“真人书”，与读者分享。

红尘告诉记者：“现在图书馆主要还是停留在以纸质阅读方式为主的阶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纸质阅读的确存在一定的枯燥性，因此为了让更多的人重视阅读，阅读就需要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吸引读者。”真人图书馆，就是图书馆发展的工具，吸引读者不定期的去交流、沟通，以达到深度

阅读多 忘得快

阅读，从而增加图书馆的阅读功能。”

戴馆长也表示，“对于‘真人图书馆’这样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兴阅读方式，我们不仅是要学习这种形式，更可以将它作为使读者重回图书馆的方法。既然‘真人图书馆’能够吸引读者，我们就可以通过将它与图书馆合办的形式，吸引读者回到图书馆，在图书馆这样的环境下，使其重新审视自己的阅读习惯，慢慢培养纸质阅读的习惯。”

重庆八中退休教师李老师说，以前的学生想知道一本从没看过的书的内容，就需要到书店或图书馆等地方找到它，然后细细品读，在书中寻找“黄金屋”和“颜如玉”，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但现在呢，大家宁可花钱购买高价门票去听成功人士讲座，也不愿意多买几本大部头经典书籍啃。所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好东西，在现在这利益至上的时代，必须想办法传承下去，即便很困难，也要创造条件让后代感受到中国传统经典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采访中，一些专家告诉记者，不论“快餐式”阅读还是传统的“青灯黄卷式”阅读，本质上都是在阅读，阅读永远是精神生活中站人品味最高端者”。专家们认为：“在社会环境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去适应快餐式阅读，并设法改善它，多创新诸如‘真人图书馆’这样的崭新阅读形式，让阅读展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及魅力。”

图片书法 李法明

最妙的评价是评价自己
最好的教育是全家旅行

云外

《木心谈木心》



木心 讲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历时五年的“世界文学史”课程中，木心曾应听课生再三恳请，于1993年3月7日至9月11日，以九堂课的半数时间，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写作。其全部内容，包含在陈丹青的原始笔记中。2013年初，依据这五本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出版了。出于当时的顾虑，陈丹青没有收入九堂课的相关内容。仍以他的笔记为依据，编本书，是为《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曾极郑重地说：“当没有人理解你时，你自己不要出来讲。”他谈到那么多古今妙人，倒将自己讲了出来，逐句讨论自家的作品，却是在言说何谓文学、何谓文章、何谓用字与用词。这是文学法庭再严厉的拷问也难得求得的白由。

《匠人》



申赋渔 著

浦睿文化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申赋渔，记者、作家。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家乡——申村中一个个手工艺匠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故事，有花匠、雕匠、铁匠、裁衣……从这些故事中，展现了苏北一个几万人大小村的乡土、生活变迁，追忆了失落的故乡。申村的兴亡衰落，既是时代变迁，也是人文命运的因缘际遇，令人叹息，深觉悲凉。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安东尼·多尔 著 高环宇 译

这部作品是2015年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曾连续65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榜。它告诉读者：世人分为两类，向平凡生活投降的人，和为它英勇而战的人。不要在你活着的时候死去。法国少女玛丽丽尔生活在巴黎，幼年失明后，父亲保护她，训练她，鼓励她勇敢生活下去。1940年，德国入侵，她被迫离家，不久又与父亲骨肉分离，以瘦削的肩膀抵抗纳粹暴政。德国少年维尔纳从小失去双亲，与妹妹在矿区孤儿院相依为命。一心想摆脱底层命运的他，凭借无线电天赋跻身纳粹精英学校，本以为是命运的转折，不料却跌入另一个地狱。战争碾碎了他们的希望，两个陌生人的生命轨迹也意外交汇……

《我家住在大海上》



叶丽萍 著

接力出版社

8年，2920天，一家三口70080个小时在一起，横跨三大洋、五大洲，途经25个国家和地区，航行10万海里。三口之家的环球冒险，海上育儿的奇妙经历，一边游世界，一边养小孩。大海是摇篮，世界是教室；在“机会教育”和大海的伴读下，女儿江悦彤中英德三语流利，地理、科学以及阅读能力超出同龄孩子很多。他们用这段航行告诉读者：一家人同舟共济，把困难当成助力，用苦难酿造甜蜜。平凡无从选择，灾难无法回避，但只要找到了属于平凡之家的幸福密钥，我们都会有一个幸福之家。

方言是文学之盐

刘诚龙

意境?每个地方的方言，是这一方人的生命胎记与基因密码。

方言，是我们古文化之库，却成了现代化之痛，人的不断迁移与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使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亡，百年老屋修修补补还可继续百年，方言一旦消失又何处可寻？语言学家曾统计，人类十天使有一方语言绝传。青山可复，绿水可再，方言不在，我们如何去从头再来？我们这代人，还说着一口洋泾浜官话，说着一口湖南普通话，如我，虽离开了方言系统，却始终忘不了方言；我的孩子，出生于老家，叫她说方言，可说一口流利的土语；但她说得更流利的更顺口的是一口普通话。再过若干年，等到与方言没脐带关系的“言三代”，他（她）还会说老家话吗？富不过三代，方言更不过三代。

与老屋、故居及古村落相比，方言更承载了我们更遥远的乡愁与更悠久的记忆，物质遗产难经岁月风吹雨打，方言俚语更能穿越沧桑口耳传承，人生百年已是高寿，今天的湖南土语可遥遥地接通《离骚》，以湘方言去朗读《楚辞》，更不能抵达屈原的内心与文化的

汪涵的担当，是把方言录进数据库，作家的责任呢，可把方言存入“现代汉语”。方言，可以成为作家作品的徽章。孙犁何以开创“荷花淀派”？赵树理何以建构“山药蛋派”？周立波的“山茶花派”，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海派作家与京派作家的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是依仗当地的风土人情，本地语言的运用，也功不可没。吴侬软语，中州音，粤语，东北话，川调闽南语，大嗓门的湖南土声，都成为可以分辨文学流派的特质元素。

“每于急语中，忽入以方言。”方言之所以被作家所喜欢，源自方言本身是最有表现力，也很富生命力的语种。胡适先生说：“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字。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

活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最有生气的方言放进作品，为文学出彩出了大力气；方言在文学里效力后，其中那些很规范的、有活力者，也会进入汉语词典，进入全民语言。

方言是文学作品中的盐。方言最大缺陷，是适应性太小，在自个儿村庄，在同一个乡村，方言自可当饭。置身异地，又何以交流？方言也是融入人群融入世界的大障碍。一个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全用方言写作，全是方言，写给谁看？方言既是文学语言之盐，可放不可多放，湖南人再吃得咸，霸道得咸，也不能一碗一碗地吃盐是吧？所以适度，才会“美味”。

尊者诗的写作方式其实是对学术高度负责的行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力气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审评。我觉得这样才对得住作者，也对得住读者。”

通常，所谓的“序言”，基本上是捧场之作，极尽吹捧之能事，把书吹得天花乱坠。大多数受邀者也都明白这条潜规则，因此，在写的时候，也都能坚守“好话说尽、坏话不提”的原则，应付了事，至于说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就算不了那么多了。但陈独秀和夏志清二位在为别人写序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却很值得称道。他们的行为，是对学术良知的尊重，在“写序”过程中棱角分明的个性，表现出了令人仰望的风骨，多年之后依然令人敬仰、感叹。

名家写序见个性

用。陈独秀看完遗稿后，感觉没什么价值，就对杨庆余说：“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部认真看过，多系重复古人文说而已，创见太少了，不值费心，所以，我不想再整理、校正了。”

遭到拒绝后，杨庆余还不死心，便请和陈独秀有师生名分的龚心湛帮忙，劝说陈独秀，但陈独秀却不为所动，他对龚心湛说：“你看看，这就是杨鲁丞所有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和《杨氏厄林》两部书稿，并许诺付给一定的酬金，陈独秀答应了，并很快将两部书稿校对完毕。杨庆余又将杨鲁丞的其他遗稿交给陈独秀，请陈独秀继续为其整理、校正，并请陈独秀为其做序，我虽是食人俸

禄，当忠人之事，但下不了笔啊！”

1978年秋，历史学家唐德刚邀请夏志清先生为其所作的《胡适杂忆》一书写篇序言，夏志清很快就完成了这篇序言，在序言中，夏志清当然也肯定了此书的优点，但他没有一路赞美下去，在对唐德刚进行了肯定之后，夏志清开始就唐德刚书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用详尽的论据阐明自己的论点，以自己的论点否定唐德刚的观点。夏志清在为唐德刚的书写序时，没有因为与唐德刚的个人感情而对唐德刚的著作竭力颂扬，这种不为

厉勇

三四年前，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的同事向我推荐了王开岭的《古典之殇》。厚厚的一本，典雅的封面让人感觉清新。

三四年后，大病一场后的我发现，病前和病后，好多事物面目全非。我才重新思考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到底应该怎样好好活着。

重读这本书，忽然有了新的感触。作者王开岭曾是央视《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是作家，电视新闻人。《古典之殇》，顾名思义，写的是对古典消逝的慨叹。他写了很多东西的消逝，童年、儿歌、故乡、荒野、黑夜……

作者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杞人忧天。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变化太快，似乎一转眼，熟悉的变陌生，拥有的变消失。今天再看此书，我也感觉，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却忽视了人的心灵。心灵的脚步

常想拥有 却在丢失

利。为了那么多身外之物，好多人日夜奔忙。

我也在想，古人那么喜欢游玩，他们登一座山，游一个湖，要门票吗？

《人生被猎物化》一文，字字惊我心；我想起了唐僧肉和《西游记》，里头最缺的是人，最盛的是妖。人生，被猎物化，被拖进了丛林。

人自危，人人忧愁，随时随地欲和全世界斗智斗勇。人人过着一种防御性生活。人都在挖战壕，筑工事，然后跳进去。这种苦力，这种为假想敌实施的备战，让人生元气大损，奄奄一息。这不是生活，这只是紧张地准备生活。他怎么就说得这么对呢？

王开岭还说：“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

一个良性的优美的时代？我的标准是：假如傻瓜也能活得好的话。”

“当时我不赞同，因为不明白傻瓜之意，现在看来，如果善良的傻瓜也能在喧嚣的尘世活得好的话，那这个时代真的太好了！

人们啊，常常渴望拥有，总觉得手里握的东西越多就越幸福，越有安全感。殊不知，在紧握的时候，好多东西都已经溜走了。

征文